

温 馨 的 边 缘

睹山·肥引等 / 著 台湾 张香华 /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温馨的边缘

[南]肥引等/著

台湾 张香华/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北京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温馨的边缘
作者	肥引、彼得罗夫
译者	张香华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印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75 印张 78 千字
版次	1993 年 8 月第一版
印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7-5057-0560-1 / I · 231
定价	3.00 元

目 录

辑一 温馨的边缘

钻石车和我(译者序).....	(3)
溺水·游泳·飞翔(作者序).....	(7)
金刚乘.....	(9)
合一	(11)
课题	(12)
乐土	(13)
轮回	(14)
圆融的宁静	(15)
一切过后	(16)
至少这样	(17)
感觉	(19)
这个世界	(20)
沙滩上	(21)

无辜	(23)
狂怒的落水管	(24)
希望	(26)
练习	(28)
可以	(30)
瑜伽梦境	(32)
黄昏的天鹅	(33)
西藏进香客	(35)
逃	(37)
没有神秘	(38)
绝响	(40)
生也太迟·死也太迟	(42)
观音	(45)
微雨的午后	(47)
温馨的边缘	(49)
进入一种感觉	(51)
全知全能的神	(52)
度外	(54)
辑二 乘着光的梯子下降	
冰雪和阳光交辉(译者序)	(59)

在台湾,我能找到避风港? (作者序).....	(63)
一、他的脸,被暴风雨烧焦	
暴风雨	(71)
中暑	(72)
晕眩	(73)
一瞬	(74)
盲	(75)
泪	(76)
草	(77)
旅程	(78)
诗囊	(79)
山	(81)
二、诗,是等人来穿的衣服	
塞尔维亚的地图上	(85)
二十世纪·四月·星期日	(87)
华沙·耶路撒冷	(89)
海向松说	(91)
蛋·干草·蜡	(93)
未知变数方程式	(94)
妈妈·俄国诗歌的读者	(96)
叔叔家的毛坑	(98)

黑暗时代	(101)
晨间音乐	(104)
诗,是等人来穿的衣服	(107)
诗喻	(110)
哥伦布的海底飞行	(112)

辑一 温馨的边缘

睹山·肥引 著

钻石车和我(译者序)

——南斯拉夫的隐逸诗人睹山· 引和他的诗

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这块历来兵家争逐，至今仍烽火弥漫的土地上，读到极富东方情怀的诗人睹山· 引(Dr. Dušan Pajin)的诗，几乎像一个不可思议的梦境。因为，他的诗不但散发浓厚的佛家思想，也深受老庄哲学的洗礼，和他生活的环境，充满冲突纷争的国度，交错相叠，形成很强烈的对比。睹山· 引的诗，由于他本人长期受东方宗教、哲学的熏陶，对生命往往有更深一层的探触和领悟，而且文字省净，意象精纯，很不同于其他西方诗人的风格，但对中国读者来说，却更容易被接受。我们称他为“隐逸诗人”，一则因为他的诗风深邃旷远，清纯高洁；再则因为他为人恬淡宁静，含蓄内敛。他写诗，多为自遣，很少发表，即使在他自己的国家，知道的人也并不多，然而，他的诗却毫无疑问是诗思高远，意境脱俗的极好的诗。正由于他诗中具有与中国特殊的关连，使我兴起了把他的诗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对佛学以及老庄哲学有兴趣的读者的念头。

不过，如果我们因为称他为隐逸诗人，就认定他与世无争，不食人间烟火，那就错了。面对今日南国内部的斗争和相残，诗人内心滴血，这种痛苦煎熬是不能隐藏的。他说：

在极度绝望之下
发不出声音，我跑出来
不理会别人惊讶的目光
不能喘息，我冲回
最后剩下的几栋房子
俯身倒下
发出可怕的嘶喊
我掘地
用赤裸的手

——《逃》

又说：

说不出理由，如此悲哀
是因为眼见我的国家分崩离析？
还是因为见证
无以数计的人，受苦难、被折磨？
是因为我不能在逆旅和虚空中久驻
——即使在佛陀经典里学习过？
还是因为苦难重重、残酷无尽
.....

《生也太迟·死也太迟》

这些，正是举国罹难，遍地哀鸿，一个南斯拉夫诗人，悲从中来的哭声。读到这些诗句，令我们也忍不住一洒同情之泪。

睹山·巴引目前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一份文化水准很高的《东方文化》季刊担任主编，专门介绍东方哲学、文学、宗教、艺术。他的中文译名：睹山·巴引(Dušan Pajin)，是他自己取的，看山引弓，音义俱洽。看来他对中国语文的进修，也有相当的成绩。

回顾去年(一九九一)十月，我由于参加南斯拉夫一年一度隆重的文化活动——国际作家会议，在一项由睹山·巴引主持的“文学的生存”讨论会上，结识担任主席的他，从而有机会读到他这些充满佛学及东方哲理意味的诗，实在是一项饶富意义的“结缘”。

记得第一次他给我读他自己的诗时，我看着标题叫：*The Dimond Vehicle* 的诗，半晌摸不着头脑。他问我懂不懂含意，我嗫嚅地告诉他我从来不知道有一种交通工具叫“钻石”的，我只知道最好牌子叫“Mercedes Benz”。他微笑不语，进到屋里去，不久，搬出了一本厚厚的英汉佛学大辞典，指给我看。原来“Dimond Vehicle”是“金刚乘”，我们都禁不住大笑绝倒。这才知道佛学意境的深远，和我这个尘俗平凡人的差距。从此，我对这个注满东方色彩的西方学者，充满好奇。

没有想到在南国首都贝尔格莱德，一时即兴把他一首《金刚乘》译成中文，也同时开启了我对他作品研读的浓厚兴趣。回到台北之后，我陆续披读他其余的诗篇，心情越发宁静悠远，甚至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于是，情不自禁，大胆尝试一首接一首地翻译下来。其间，尤其要感谢他本人的英文翻译，否则，我这个中译工作，根本无从下手，因为，我并不能阅读塞尔维亚的原文。其次，在翻译过程中，凡是遇

到佛学或语文上的障碍，不但靠睹山·驰引不惮其烦地解释传真之外，也得到台湾佛学及英文造诣都极高的高天恩、姚安莉两位教授的帮助，特别在此一并致上我至深的谢忱。并且，这本译诗的问世，希望得到能阅读塞尔维亚原文的方家，给我更多的指正。

智慧和美善像春天的繁花和妙果，一定会开结在每一个心灵存有一片福地的人的心上。我愿每一位读到这本译诗的人，都分享到其中的芬芳和甘醇，就像金刚乘会载我们抵达智慧的般若波罗蜜多彼岸。

张香华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于台北

溺水·游泳·飞翔(作者序)

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这本集子里的“片言断语”,通常表达两种情境:一种是情绪高亢,快慰无比的心灵状态,我的内心为温馨、和平的喜悦所充溢;另一种则是忧郁、沮丧、甚至惊惧。我的心仿佛处在自旷古以来,直到永世,都被弃绝的孤独、无助之中。极少时候是出于中庸的状态。所以,我这些“片言断语”是这两种情境用语言表达的原貌。

我把这种表达称为“片言断语”,而不称为“诗”,因为我认为它们还达不到诗歌崇高的素质。我作品中简明的意象,一方面决定于内容的特质,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个人的偏好。当我写作时,我希望自己能借有限的文字,来表达无限的意蕴。也许,大多数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盼望,不过,我觉得自己尤其如此。

即使我平时用本国语文——塞尔维亚文写作,为了表达自己,我总是和文字奋战。我想掌握住语言,就如同溺水的人想要获得空气一样。有时我沉溺在感觉世界里,仿佛溺在水中,不能呼吸,我失去语言。挣扎出水呼吸,就像挣扎把自己表达出来。我这些“片言断语”,其实正是我挣扎着使自己免于溺水而能游泳的尝试,有时甚至还盼望能飞翔。极少

的时候，我也像中国的哲人庄子的故事中的大鹏鸟一样，翱翔于诗的天地。而那样的时刻非常珍贵难遇，就像人生的幸福快乐一样难得。

去年（一九九一）十月，在我国（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一个愉快的场合——国际作家聚会上，我有幸得识来自台湾的中国女诗人张香华女士，承她的垂顾，使我这些“片言断语”能够以中文面貌出现。以前，当我写作《金刚乘》时，我从未料到这些隐含佛法的意象，有一天会以中文出现，这大概就是命定的天意吧。这的确是一项神奇的命运安排！佛法西传，而有一天，竟又回到他原来的东方去。也许，世间原来就是一个金刚乘，引领我们走向佛的轮回。

那些离你而去的，有一天，终究又会回来。或者，像中国另一位古老的哲人老子所说：

天地间纷纷芸芸的万物，
最后都叶落归根，
现在，就让我回归于寂静吧

睹山·驰引

一九九二年元月二十二日.于贝尔格莱德

金 刚 乘

每天清晨的巴士上
彻悟的诵经声不停重复：
请勿和驾驶交谈
请勿倚靠车门站立

金刚乘的轮回界
是一张市区交通网路图
每一位乘客上车剪票
为了赶赴绿色市场*和涅槃

当死死生生，一一眼前掠过
像一排排外观剥落殆尽的大楼
在空荡荡的橱窗前
我看自己的今生

终宵过劳而浮肿的面容
在未来的菩提中推挤
我，在怜悯和汗臭间窒息

午夜之后
无从去，也无从来
交通网建筑九十年了
乘客众生都到哪儿去？

* 绿色市场，是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一个市集名。